



上医校友会简报

【2019】第 1 期（总第 52 期）

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编

2019. 03

母校新闻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共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

3月6日下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与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合作共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仪式在杨浦区政府举行。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谢坚钢，副区长尼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吴乾渝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全科医学系主任、教授祝璿珠，学校医科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相关全科医学专家等参会。

会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全科医学祝璿珠工作室”同步揭牌。根据共建协议内容，中心增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牌子，并设“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全科医学祝璿珠工作室”。中心将承担上海医学院各专业学生的有关社区医疗服务的教学任务以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社区医学教学任务，共建双方将通过医学教育和社区卫生的协同发展，创新社区全科医学、公共卫生等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提升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涵，向着“国际视野、国内领先、上海一流”的发展目标，建设形成医疗、教学和科研兼容并蓄的新型社区卫生服务模式。（摘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网站）

2019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复旦医科进步喜人

药学与药理学进入全球前50

医学跻身全球前100

解剖学与生理学新增上榜

2月27日，QS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第九次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本次排名共涵盖48个学科、分为人文与艺术、工程与技术、生命科学与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管理五大学科门类。中国高校共110所大学的1032个学科入选全球600强，其中大陆高校76所。复旦大学本次在五个学科大类的排名全部进入世界前100名，为中国大陆地区两所同获此佳绩的学校之一。

医学学科居于“生命科学与医学”学科门类，本次我校该门类的世界排名由去年的93上升至81、为国内仅有的两所在该门类进入世界前100名的大学之一。其下涵盖的9个学科

中，医学、药学与药理学、解剖学与生理学、护理学、牙医学、生物学这6个学科为医学密切相关领域学科。本次我校除牙医学未上榜外，解剖学与生理学新增入榜，上榜学科总数达到5个且总体进步态势喜人，整体优势稳固、居于国内前列。其中：医学(Medicine)由去年所在的101-150区间(≈102)上升进入51-100区间(≈74)，首次跻身QS世界百强，国内居于第二。药学与药理学(Pharmacy & Pharmacology)由去年所在的51-100区间(≈51)首次突破进入世界前50强、跃升至世界第33位，国内居于第二。解剖学与生理学(Anatomy & Physiology)今年首次进榜，世界排名51-100区间(≈75)、国内居于第四。护理学(Nursing)仍排51-100区间(≈86)，比去年首次进榜时约上升2位，国内居于第二、为仅有的两所上榜国内大学之一。医科参与建设的生物学(Biological Sciences)仍排51-100区间，但位次由去年的≈77上升12位左右，达到≈65，上升幅度也较为显著，国内居于第三。

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随着复旦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继续推进，以及上海医学院纳入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建设范畴这一新的历史机遇的来临，在医科上下团结一致的努力奋斗下，推进科研创新和融合创新，医学学科的整体发展必将持续发力，在世界相关学科排名体系中的表现和位置有望继续稳步提升，率先建成具有高度创新型和先进性的世界一流医学学科体系。(摘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网站)

复旦第三附属学校落户徐汇 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同时筹建

2月24日，复旦大学与徐汇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办学、合作办医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周边共建共管复旦大学基础教育学校即复旦第三附属学校，同时筹建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

复旦大学第三附属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目标是建设成为一流水平、具有特色、功能完善的上海市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其中一期工程小学部目标于今年9月启动招生。除地理位置上与杨浦的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不同之外，复旦大学第三附属学校在办学理念、培养标准上将与之保持高度一致，课程等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教学质量在可比性水平上保持相当。

正在筹建为复旦大学附属徐汇医院的徐汇区中心医院，创建于1934年，2016年挂牌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此次筹建立足高起点发展，医院将入驻徐汇区南部医疗中心，目标是建设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与卓越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流中心城区相匹配的“一流区域医疗中心”。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表示，此次复旦大学与徐汇区进一步深化合作，是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复旦大学助力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复旦大学将依托学校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整体优势，与徐汇区探索开展更多领域合作，把实事做好，把好事做实，共同为奋力书写新时代上海改革发展新传奇贡献智慧和力量。

徐汇区区委书记鲍炳章表示，此次合作办学办医，选址主要是徐汇滨江和南部地区，这更好完善了城市功能布局，将有力推动徐汇更高质量的产城融合，以及南部地区崛起。(摘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网站)

聚焦 2019 两会上的上医人

~ 2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集资诈骗罪及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条款亟须修改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兰教授认为，刑法有关集资诈骗罪及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的条款亟须修改。据马兰介绍，截至2019年2月，各地公安机关已对300多个涉嫌非法集资的网贷平台立案侦查。据不完全统计，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资产价值约百亿元。据估计，全国的民间融资案件受害者已达3.2亿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为此她建议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改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且不积极退赔，给国家给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较大社会影响的，处无期徒刑，不得减刑，或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教育主管部门加强监管、规范研究生入学考试自主命题



89 级校友、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教授在 2019 年全国“两会”上带来了《关于规范研究生入学考试自主命题的建议》。

熊思东认为，研究生入学考试自主命题本为方便相关高校针对性地选拔所需人才而设置，是一项高度专业性、严肃性的工作，理应有一套严格科学的操作程序，对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自主命题考试出现“乌龙”，暴露出当前自主命题机制和考试组织、监督机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熊思东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拥有自主命题权的学校引导和监管，制定出台统一的“自主命题管理办法”，对命题人资质、命题场所、命题保密等涉及命题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详细规定，量化标准、严格细节，并定期对自主命题高校进行抽查和评估，确保考试公平。

此外，他还提交了《关于强化我国涉人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监督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表示，“基因编辑婴儿”、“疟原虫抗癌疗法”等项目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或未曾被批准或明文禁止，折射出中国涉人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与监督执行不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完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加强人类生殖领域相关法律及政策研究



94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教授提交了《关于加强人类生殖领域相关法律及政策研究的提案》。

随着我国“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实，生殖医学相关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问题等也随之涌现。徐丛剑委员认为，相关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高龄妇女生育存在健康风险。过高年龄怀孕与生育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身体危害。其次，应提倡年轻人适龄生育。如今很多年轻人会因为工作、生活压力问题而推迟婚育年龄，使得高龄妇女孕育并发症、不孕症等一系列医学问题出现，并成为目前新生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此外，生殖领域还存在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相关问题。如冷冻胚胎属性与归属问题、卵子买卖及代孕的黑市交易问题等。针对以上问题，徐丛剑委员建议，应加强人类生殖领域相关法律与政策的研究，提倡“适龄婚育”，并通过专业调研，明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法律

边界，使其成为强制性的公共准则。

建议制定家政服务行业健康准入标准



91级博士研究生校友、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教授提案呼吁，建立家政服务人员健康管理体系，完善专业的行业健康准入标准与科学的监管体系，拦截传染疾病传播新途径。

老龄化社会当下，家政服务已成为社会刚性所需。家政从业人员已成为新时代家庭单元内的新成员。但家政从业人员的健康准入资质的要求仍不够专业且不具备强制力。家政行业规模日益庞大的背后，隐藏着对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与城市健康运行造成严重威胁的隐忧。朱同玉委员表示，家政人员与多个家庭密切接触，交叉服务，带病上岗无法及时进行筛查和拦截，导致家政人员已成为传染性疾病传播的又一新途径。

朱同玉委员建议，针对家政服务人员从业者，应制定统一的行业健康准入标准。重点聚焦影响城市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传染性疾病的筛查。

必须加强医学科普教育



87级博士研究生校友，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认为“社

会保健、家庭保健、自我保健等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新问题，而我国的医学科普教育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明显滞后。”大力发展医学科普教育，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已经是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医学普及有了更丰富灵活的方式。然而，面对良莠不齐的信息，普通民众有时难以分辨。一些打着医学科普旗号的“伪科学”大行其道，误导了民众。

葛均波建议由卫生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力量开发高质量的医学科普产品，产品应通俗易懂、易于操作；结合电视、报刊及新媒体技术，鼓励医学专业人员编写或创作出适合公众喜闻乐见的医学科普动漫、动画视频、音频产品，并与多媒体技术人员合作开发多种形式的科普作品，有助于读者在娱乐中学习医学知识，使他们不仅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实践者，也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传播者。

葛均波还呼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胸痛中心急救体系建设，加速扩大胸痛中心建设规模，提高胸痛中心建设质量；充分发挥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的效能，提升各级医疗机构急性胸痛疾病的诊疗能力，助力医改分级诊疗的实施。

在先天性心脏病高发的贫困地区建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体系



85级校友、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吴凡提出我国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高，疾病负担重。尤其是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发病率更高。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严重，给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她建议，针对先天性心脏病高发的贫困地区，由国家卫健委设立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精准健康扶贫专项，建立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体系。吴凡委员提出的帮扶负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产前筛查系统，通过人员培训、远程会诊、定向转诊等途径，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产前筛查系统；二是指导、帮助贫困地区建立本地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网络，开展基层儿科、儿保医生和超声医生培训，提高筛查发现能力。

将 0—3 岁儿童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79 级校友、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玛琳建议“将 0—3 岁儿童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制定托育事业发展规划。”

她指出，国家对托幼机构设置、管理虽有一些标准和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主管部门，加之有些政策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落实，导致很多托幼机构无论在教育部门、民政部门还是市场监管部门注册都存在困难，甚至一些机构变为“黑托所”。

“托育机构发展缓慢，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供给严重不足，亟需加以扶持、加强管理，促进其快速、规范发展。”李玛琳建议，要加大政策引导，推进将 0—3 岁儿童托育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管理，推动建立政府引导，单位、社区、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要鼓励和支持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参与托育行业发展。

以上信息为不完全统计

校友会工作动态

上医费城校友会（筹）新春联欢

2 月 17 日，是一个晴朗寒冷的星期日，但是寒冷的气候丝毫没有降低大家团聚的热情。中午时分，来自美国费城的 30 多位上医校友，有些驱车两个多小时，兴高采烈地相聚在费城庆祝新春元宵佳节，并借此机会讨论成立大费城复旦上医校友会的事宜。宗旨是促进费城地区校友间联谊，建立与母校的联系交流，同时增进与其它地区校友会的联系。费城校友会起步较晚，但是校友们热情高涨，不亦乐乎地交流各自建校友会的经验和愿望。校友群由上医朱新老师发起，目前已有 40 多名原医学院系，公共卫生学院系（包括卫管），药学院系的校友参加。校友们从 77 级到 00 级，均活跃于本地各行各业，包括医疗机构、高校教职与学生、

研究机构、医药企业等，也不乏创业者。

校友之间有些是老同学老朋友，也有很多是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但大家一见如故。在聚餐会上，大家一边享受美味佳肴，一边做了自我介绍，包括原来在上医的年级、所学专业，以及现在的工作状况。最后大家在一起享用了新春蛋糕。校友朱耀伟架上专业相机，记录下此次聚会。新老同学与校友尽兴畅谈，刚从国内过春节回来的校友则介绍了母校的发展和新农村，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到了下午3点还依依不舍，相约下次再见。

校友们一致要求向母校校友会领导联系汇报。期待得到母校领导支持及指示，带领我们把校友会发扬光大，增进友谊。
(唐伯雄)



上医青岛校友举行新春团拜

2019年2月22日，在青上医校友在维爱家母婴护理中心举行新春团拜，王德春、姜立安、高义才等部分校友参加。

校友们互致新春问候。青岛维可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金健校友介绍了集团创建过程、发展思路，对旗下的维可迈中医康复医院、维爱家母婴护理中心的近期进展做了详细介绍。王金健校友表示将积极支持校友会工作，希望把维可迈旗下的母婴护理中心和中医康复医院作为校友会的活动基地。

活动中，校友们讨论了医学界校友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发挥专长，更好地支持校友会工作，更有力地支持校友事业发展，为校友、母校和社会服好务。
(王金健)



上医北京校友会 2019 “当代白求恩行动” 再次走进兴义市人民医院

2019年2月22日，由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上医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高海鹏，上医北京校友会执行秘书长刘青，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专家、上医北京校友会青年分会副会长幸兵，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心内科专家、上医北京校友会青年分会副会长郑春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专家、上医北京校友会理事郭林妮，北京四正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上医北京校友会副秘书长赵侃，安贞医院心脏外科麻醉专家林培容，首都医科大学积水潭医院手显微外科专家李文军以及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专家、上医北京校友会理事范洪伟一行到兴义市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两天的帮扶活动，活动期间，专家们通过学术讲座、查房、会诊等形式帮助医院提升医疗技术，提高学科建设能力，增强服务水平。杨玉林院长对上医北京校友会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一直关心支持医院发展的领导专家表示感谢。

2月23日，专家们一早就来到相应的科室，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幸兵教授、李文军教授、范洪伟教授分别到相应的科室进行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和开展小讲座，工作中，他们都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在场的医务人员。在手术室，林培容教授亲自为一名23岁的法洛氏四联症患者实施了麻醉；郑春华教授在超声医学科进行了义诊。教授们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尚的医德，令在场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肃然起敬，交口称赞。以此同时，高海鹏教授、郭林妮教授、范洪伟教授分别进行了《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解读》、《医学论文撰写与投稿成败》及《抗生素的合理运用》三场学术讲座，三位专家精彩的讲解获得了在场人员热烈的掌声。

2013年，上医61届校友开始“当代白求恩行动”，至今已进入第7个年头。上医北京校友专家们在老会长陈克铨和新会长华伟的带领下，一直保持着每年一到两次的频率前往兴义帮扶，有的专家已多次参加活动，此次来黔专家中，郑春华校友已来黔4次，幸兵校友已来黔三次。同时不断有新的专家校友，特别是在职的校友参与到“当代白求恩行动”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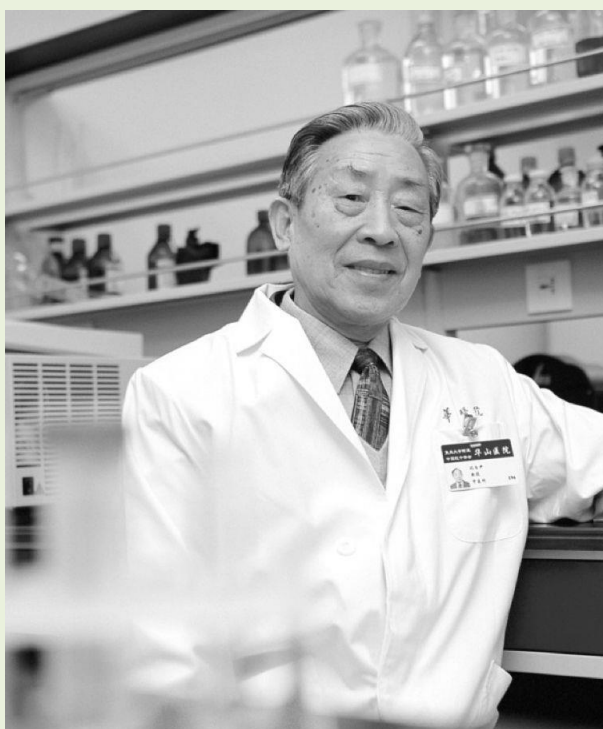
专家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做公益，致力于不断提高兴义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为广大患者排忧解难。专家校友们兢兢业业的帮扶支援成为医院发展的不竭动力，提高了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推动了兴义市人民医院飞跃式的发展。（刘青）



2019“当代白求恩行动”全体成员左起：赵侃 范洪伟 刘青 郭林妮 高海鹏 幸兵 林培容 郑春华 李文军

逝者永恒

沉痛悼念沈自尹院士！这位融贯“中西”的医学大家走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沈自尹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3月7日7时22分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91岁。

谨以此文悼念

自强不息，学贯中西

把严谨务实的态度应用到工作、学习中，我要做上医精神的践行者。

沈自尹

辗转求学路

1944年，抗日战争末期，中国江南多数地区仍处于日军控制之下。年仅16岁的少年不愿到当时正处于沦陷区的宁波市读高中。他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家决定到位于红军游击区的宁海县求学。从镇海到宁海，陆路交通已经被日军控制，他们只能选择水路。几个少年搭乘一艘小渔船，趁着夜色，准备穿越狭长的象山港，从宁海登陆。正当他们的小船在水面上疾行的时候，突然前方出现了日军的巡逻船。在他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日本军舰已经开始对他们发动了进攻。火光划破了宁静的夜空，炮弹击碎了平静的海面，一枚枚子弹在他们身边飞过，小船在炮弹激起的巨浪中飘摇欲坠。少年们奋力地划桨，小渔船艰难地前行。不知道过了多久，日军的攻击突然停了，巡逻船也渐渐远离了他们。这时，少年们才松了一口气，几个人都没有受伤，大家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经过一夜前行，少年终于迎着黎明的曙光，顺利地踏上了宁海游击区的土地。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少年就是沈自尹。

少年沈自尹在宁海县的宁县联中度过了三年高中生活。高三那年，沈自尹独自一人来上海参加大学考试。凭借优异的成绩，他同时被国立上海医学院（上医）、同济大学医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录取。选择医科，沈自尹有自己的考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比较腐败，社会上有很多不正之风，做什么事都要搞关系，我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也不愿意去搞这种事情。医生是一个自由职业，靠的是水平，而不是关系。”相比还需要多学习一年德语的同济大学，学风严谨的上医更加吸引沈自尹。从1947年开始，沈自尹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开始了他的6年的大学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的白色恐怖时期，上医校园里气氛也异常压抑。沈自尹院士回忆时谈到，当时的校园里面，除了学生和老师之外，还隐藏着许多国民党“三青团”特务，他们扮成学生的样子，负责监视大学生的思想动向。有些特务在学校里还非常嚣张，甚至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校长和老师们对此也毫无办法，几次跟政府反映，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当时上医学生并不去理会这些人，大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天抓紧时间学习钻研。

大学二年级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学潮”运动。在上海，包括上医在内的4所大学也参与其中。由于高中时期在游击区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沈自尹在学生运动中特别活跃。他非常希望能把共产党的先进思想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大学生，让他们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枫林社”，承担了学生运动中的联络工作。“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还有网络，搞联络的就必须要到处跑，属于最为显眼的工作。因此那些国民党特务对我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由于学生运动中的活跃表现，沈自尹被列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据说还一度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名，”沈自尹这样笑着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月，沈自尹得到“枫林社”中地下党的情报，国民党准备

对他“动手”。幸运的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沈自尹来到上海农村避难，安然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大搜捕。

动荡的时局终于随着全中国的解放而稳定下来，沈自尹也从乡下的藏身之处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上医校园。对于来之不易的安定学习环境，沈自尹相当珍惜，夜以继日地弥补过去因为学生运动和避难而落下的课业。许多老师也都非常关心他，在业余时间给他补课。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外科学系的沈克非教授和内科学系的林兆耆教授。“这两位教授是当时上医老师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教学非常吸引人，而且简洁明了，对问题的解释一针见血，一步到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们非常严谨，在他们的课堂上，绝对不会听到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在这两位老教授的带领下，上医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每个上医的老师学生都时刻把“严谨”二字记在心头，列为做学问的第一要素。“上医人的严谨是刻在骨头里的。”沈自尹如此评价。

在学校的日子过得总是很快，转眼间沈自尹来到了大学第五年。1952年8月，沈自尹接受了国家的一次分配，到当时广州的岭南大学医学院，按照高级师资计划培养。他当时还以为再也回不到自己热爱的上医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国家又对他们进行了二次分配。令沈自尹感到惊喜的是，他居然被分配到了华山医院内科学系，而当时内科的负责人正是他最敬重的林兆耆教授。他隐隐觉得自己与上医的关联命中注定。

为中医正名

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烈日照射下的华山医院里，只有树上的知了在有气无力地叫着，人们都躲在阴凉的地方等待太阳早点下山。可在医院一间不起眼的板房里，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们就是沈自尹和他的中医老师姜春华先生。姜先生手捧一本《黄帝内经》，正认真地给学生耐心讲解，全然不顾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已经滴落在书桌上。沈自尹也在认真地聆听老师的教导，不时地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实在热得难受，他们就用冷水洗个头，回来继续学习。师徒二人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早到晚泡在这间板房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沈自尹打下了良好的中医基础。

1955年的一天，沈自尹被华山医院党委书记胡田成请到了办公室。胡书记热心地询问了沈自尹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之后，与他谈起了祖国医学的问题。他说：“现在国家制定了中医政策，要重拾祖国医学这个宝库，但是社会上包括学术界都对中医有偏见，认为它的很多理论不够科学。如果要破除这些偏见，就需要有人去实践，去研究中医。组织上决定委派你做先锋兵，现在开始你去学习中医，你要想办法去把祖国医学发扬光大。”就是这样短短的一次谈话，改变了沈自尹的整个人生轨迹。面对从西医到中医思维方式和学习模式上的巨变和挑战，沈自尹选择了迎难而上。八年的西医学习，沈自尹接受的是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教育，而中医则是师徒“一对一、传帮带”的学习模式。华山医院领导为了让沈自尹尽快成长，请到了当时江南地区赫赫有名的老中医姜春华先生。姜先生的医术非常高超，教书育人也有一套自己的有效方法，再加上沈自尹的认真好学，师徒二人就整天泡在华山医院一间不起眼的小板房里学习，无论寒暑冬夏。

沈自尹在很短的时间学完了中医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匱要略》、《神农本草经》4部经典著作，并借鉴西医的“比较学习法”，把临床表现相似的疾病放在一起，总结这些疾病的中医治疗当中是否存在某些规律，从繁复的条文中认识与提炼辨证论治的精华。

这些随姜先生看诊的时候体会最多，比如说同样是治疗哮喘病人，考虑发病的环境、季节、体质的改变，诱发因素的不同，可以采用4种不同的处方；又比如说在西医看来是完全不同的4种病，疟疾、痢疾、哮喘、乳糜尿，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出现“气虚”症状时，采用同一个“补气”方，都能得到很好的效果。这些临床实践让沈自尹体会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

在沈自尹眼中，医学好比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绘画是一门艺术，无论是中国的水墨画、西洋的油画，画家首先要有一个构思，再加上个人的技巧，才能使画传神，观者得以赏心悦目；音乐也是一门艺术，无论中国的民歌、西洋的交响乐，都得先有构思，加上作曲家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和个人风格，使其作品久听不厌，令听者内心产生共鸣。中医虽然不属于艺术范畴，却具有艺术的某些特征。‘医者意也’，这‘意’并不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指精密严谨的构思。医生思维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治疗效果的好坏。以前社会上认为中医很玄妙，不够科学，其实就是没有深刻体会到中医的思想内涵，而常常用西医的思维去看待中医，那就难免产生偏见。”认识到这一点后，沈自尹决定利用自己扎实的西医功底，帮助中医寻找到其中可以用西医解释的物质和理论基础，让中医思想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得到交流的机会。

20世纪50年代正是江南大地血吸虫大流行的时候。有不少疫区的老乡因为感染血吸虫而发展成肝硬化、顽固性腹水。有些病人四处求医，几乎倾家荡产也没有治好，当时中医病房也收治了不少这样的病人。姜先生给这些病人用了以巴豆为主的巴漆丸和健脾利水的方药，久治不愈的腹水竟然奇迹般地消退了。看到这个疗效，沈自尹特别惊讶，以他前几年从事西医的经历来看，顽固性腹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退是不那么容易的。因此，看到这么神奇的疗效，沈自尹决定对这种治疗方案进行整理和总结。当时的解放日报社从患者的来信中得知上医有这么两位治疗顽固性腹水的医生，专门找到了时任上医内科主任的钱惠教授，希望将这种治疗方法做一些报道。钱教授听后把沈自尹找来，要他把目前的工作成果汇报一下。沈自尹把当时已经总结的97例病人的情况如实向钱惠教授介绍了一遍。钱教授听后也觉得颇为惊喜，但是他说：“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健脾利尿方治疗顽固性腹水有确切疗效，我们还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用确凿证据说明我们的成果，现在还不适合把结果报道出去。不完善的结果如果发表出去，不仅是对病人不负责，也会坏了上医的名声。等我们补充一些研究，你们再来采访吧。”就这样，钱惠院长回绝了《解放日报》的采访要求。从那天开始，钱教授每天亲自到中医病房观察腹水病人的情况，他细致地用皮尺测量每一个病人的腹围变化，并详细记录病人的尿量、体重等指标。同时钱教授自己也收治了几位顽固性腹水的病人，用经典的西医治疗方案硫酸镁帮助病人去除腹水，再将中西医两组病人进行比较。经过一个月的观察，钱教授和沈自尹发现，健脾利尿方果然对去腹水有明显的疗效。此时，他们才决定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之前从来没有像钱教授这样有名望的西医专家替中医说话，这次报道在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件事，给沈自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只有科学的实验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说：“现在有些人总是有了一点小小的结果就急于发表，其实有些结论根本经不起质问和推敲。做学问必须要全方位的思考，要把别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想在前头，不要给别人留下质疑的把柄，这样才是完美的结果，才经得起考验。”

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了几年系统的中医学习之后，沈自尹参加了上医组织的中医研

究课题，这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无意中发现，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6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其病程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这就是“异病同治”雏形。沈自尹这个时候开始思考，“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他由此联想到“肾”。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而被认为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肾”好比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那么，中医“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传统的中医理论启迪了他的科研思路，既然“肾”在人体中如此举足轻重，那么，以“肾”作为突破口，或许可以开辟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

这个时候，毕业多年的沈自尹又回到母校寻找帮助，开始了与顾天爵教授领军的生化教研室的多年合作，共同开展“肾”本质的研究。因为没有丝毫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只好进行“撒大网”式的探索性实验，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突破点。沈自尹和生化教研室的老师们把临床上有肾阳虚的病人找来，和正常人做对照，分析了人体血液、尿液等几十项指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发现肾阳虚病人尿中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而尿17-羟正好反映了人体的肾上腺皮质功能。沈自尹的团队从这一个突破口联想到西医中经典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内分泌轴”，因此他们又对两组病人进行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兴奋实验，发现大多数肾阳虚病人都是延迟反应。这个发现令人振奋，沈自尹觉得中医的部分学说终于可以得到西医理论的支持。但是生化教研室的老师们却在兴奋之余，保持了一贯的严谨思维，提出了尿17-羟的含量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等问题。为确保科学性，整个团队又进行了大量工作，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从多个角度证实肾阳虚的病人确实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内分泌轴”的功能低下。每次提到这件事，沈自尹总是感慨：“那段时间我对上医精神才有了最为透彻的理解，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把这种严谨务实的态度应用到我的工作、学习中去，我要做上医精神的践行者。”

在“肾”本质的研究过程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沈自尹在学校遇到了他很尊敬的沈克非院长，沈院长很关心他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恰好沈自尹当时对于中医中阴阳平衡的概念不是很理解，就问起了沈克非院长。沈院长说：“我觉得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因此当中肯定有相联系的地方。中医讲究阴阳平衡，西医中也有很多地方讲究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很可能是类似于西医中的内环境稳态。”沈院长的这番话对他启发很大，他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能对中医的理论有这么深入的认识，我觉得非常难得，其实当时的上医像沈院长这样的学者还有许许多多，大家的知识面都非常广泛，可以说是博采众长，这是上医老师的一个特色。”还有一次，沈自尹为了证明补肾药物可以直接滴注提高肾上腺皮质功能，就委托上医药学系把补肾中药成分萃取成静脉针剂。因为这样的针剂纯度有限，可能含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杂质及过敏原，直接滴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能贸然在病人身上进行。所以沈自尹自告奋勇，建议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将药物滴注到自己体内。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冒险，但沈自尹依然坚持，没有在人体上经过验证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无法为临床提供帮助。在他一再坚持下，同事们帮助他完成了给药，并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大家都担心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好在这次试验并没有给沈自尹带来很大的伤害，但后来沈自尹反思，补肾药物给予没有肾虚证的健康人，是不会得出明确结果的。虽然

没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这种勇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当时传为佳话。

对科研的执著和奉献，让沈自尹慢慢地获得了成功。1959年卫生部颁发了“发扬祖国医学金质奖章”，沈自尹和他的老师姜春华先生双双获奖。1965年国家成立中医研究组，在北京召开大会，沈自尹作为上海的三个代表之一在大会发言。会后，协和医科大学盛情邀请沈自尹，希望他能够在协和举办一次讲座。协和作为中国西医发源的鼻祖，能够认可沈自尹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让他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觉得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能够得到协和的肯定，说明中西医结合已经开始被学界认可。

六十年的科研生涯，沈自尹有很多深刻体验，他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要博采众长，博览群书，知识全面了，才能看出当中的联系纽带，而这往往是很重要的突破口。其次是持之以恒，看准了的事情坚持下去，一定不会失望。

为生民请命

1968年的四川涪陵山区，来了这样一群医生，他们操着儒雅的江南口音，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采摘草药，帮助村民诊疗疾病。这群人就是由上医师生组成的祖国医疗探索队，沈自尹是其中一员。一天中午，当地的村医急匆匆找到沈自尹，说村里的一个青年人快不行了，请他一定帮忙过去看看。沈自尹赶了40几里山路，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了村子里。来到病人床前，发现他有高热，全身多处出血点，已经神志不清，情况非常危急，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更加棘手的是当时没有任何急救药物。沈自尹观察到病人有发热、腹胀、大便不通等症状，断定病人有“阳明腑热证”，于是他立即给病人使用了泻下和止血的草药汤方，在服用了两次汤药之后，病情得到了迅速缓解。病人奇迹般地苏醒，让他的家人激动不已，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大家奔走相告：上海来了一位高明医生。

“十年动乱”期间，沈自尹因为研究中医而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他和他热爱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作为医生无法继续进行自己的事业，这给沈自尹带来了相当大的苦恼。正好那个时候上医的一群师生组成“祖国医疗探索队”，去四川山区寻找有用的中医中药，沈自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在四川山区，沈自尹利用多年来学到的中医知识，帮助不少山区的百姓，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沈高明”。那时，涪陵山区很多地方流行百日咳，因为缺医少药，不少儿童过早夭折。沈自尹决心帮助山区孩子摆脱病魔，于是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根据当地有限的草药资源，拟定了针对病情的药方。之后他又和村民一起上山采药。把大量的草药背下山来之后，沈自尹在平地支起大锅，亲自将草药熬成汤剂，又亲手把一碗碗汤药挨家挨户送到百姓手中。

回到上海以后，他把在山区积累下来的中医临床经验应用到临床中，在华山医院制定了以大黄为基础的药方，在治疗急性胰腺炎、上消化道出血等疾病上取得了理想的疗效。后来沈自尹又用多种中草药，按西医抗生素的配伍协同理论，配制成了一剂止咳糖浆，用于治疗急性肺炎、支气管炎等。当初这个糖浆没有商品化生产，只是作为院内制剂，受到了华山医院员工的好评。后来涪陵地区的一家药厂面临倒闭，厂长来到上海，找到沈自尹，希望能得到一些药方，让药厂摆脱困境。沈自尹就把这个止咳糖浆的方子送给了厂长。就是这一张小小的药方，让即将破产的制药厂起死回生，这个厂就是现在的太极集团，这个方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急支糖浆”。急支糖浆不仅救活了药厂，还为他们创造了数以亿计的产值。有些人提醒沈自尹说，应该让药厂付一笔转让费。可沈自尹却说：“我们当时在涪陵地区行医，和当地

人关系很好，那里的百姓生活很苦，给他们一些帮助是应该的。再说，上医的老校训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颜福庆老院长一直教育我们做医生要为百姓谋福祉，这个方子留在我手里，也只能给华山医院的员工用，可是给了他们，可以让全国人民都用到，这不是很好嘛。”

沈自尹出了名的关心病人，当与他同辈的医生们已经开始看专家门诊的时候，他还依然坚持只看普通门诊，问起原因，他说：“普通也好，专家也好，病人来看的都是我沈自尹同一个人，给的处理也是一样的，没必要让病人多花钱。”沈自尹的普通门诊一看就是几十年，从没有间断过。有一次门诊的早上，他刚从美国返回上海，十几个小时的旅程让沈自尹的双腿出现了水肿，走路已经不太方便，可就是这样，他依然坚持到医院来上班，为病人看诊开药。还有一次，一个病人想拿着药方去外面药房抓药，沈自尹让一个年轻医生把药方抄写一遍给病人。不一会儿，病人又返回诊室，因为药方上有几个字比较潦草，难以辨别。沈自尹就自己一笔一画帮病人完完整整抄写了一遍。在沈自尹身边的年轻人当中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将上医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为生活添彩

早上七点，一位八旬老人准时来到保龄球馆，一身普通的运动装，一边走进球场，一边和旁边的人打招呼，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家就是中西医结合领域赫赫有名的沈自尹院士。沈院士气定神闲走进球道，轻松托起一个12磅球。持球，走步，摆球，出手，几个动作潇洒地一气呵成。圆球快速滚向十个球瓶，一击全中！周围的人惊叹于老人家娴熟的球技，纷纷给予赞赏的掌声，沈院士这个时候开心地笑了。半个小时的球打下来，沈院士没有一丝吃力，他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去医院上班，今天又有不少的病人约好了来看他的门诊，这样的习惯，沈院士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耄耋之年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行动敏捷。这可能要归功于他的养生之法：合理饮食、坚持锻炼、戒烟少酒、性情平和。在沈自尹看来，养生并不是要长生不老，养生首先得对生命有正确的认识，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并非易事，而且养生最难的是坚持。“其实这个跟做学问一样，如果每个人都能持之以恒，那么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健康。”生活中的沈自尹还有一个爱好：打保龄球。每天早上七点钟，他都会出现在保龄球馆的球道上，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几年。半小时的保龄球不是个轻松的运动，可沈院士却丝毫不觉得疲惫，而且轻而易举地就打出了几个全中。“在我这个年龄段，大概我是打得最好的。”这个时候的沈院士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纵观沈自尹的中西医结合之路，从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医“肾”本质理论研究；60年代，沈自尹首次证实了中医的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70年代，他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80年代，他的研究对中医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90年代，沈自尹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证实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肾阳虚证的主要调节位点定位在下丘脑。这一系列轰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让他赢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2007年，适逢沈自尹80寿辰，他的科研论著被整理成《肾虚与科学》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书对他的六十年科研工作进行了分类总结，格外珍贵。出版后，他送给每个学生一本，并在扉页上题字留念，题字出自《易经》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在熟悉沈自尹的人看来，他的奋斗经历与进取精神，用这句话概括再合适不过了。如今，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沈自尹已取得

了无数至高的荣誉。但真正令他感到欣慰的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掌声，而是通过自己和无数同仁的努力，让中医得以在世界医学之林大放异彩。

（摘自《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采写：李航 许莉莉 米文丽）

校友随笔

一棵树

管丽华

人来人往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西院，新修葺过的园林里树木郁郁葱葱，园子里醒目的红色小亭边挺立着一棵漂亮的雪松。20年来，风风雨雨，历经3次移植，这棵雪松记载了我们93级上医临床学子的青春岁月，印证了中山医院的蓬勃发展。



临近毕业20周年聚会的时候，我们专程拜访了尊敬的王国民教授（时任上医中山临床医学院院长），王教授欣然提到了这棵承载着满满回忆的雪松。忆往昔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青春飞扬。20年前，在我们这群青涩的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时，王院长带领同学们一起在中山医院认养并种下了这棵松树苗，并设置了纪念碑。之后同学们奔赴大江南北，投身于社会的熔炉中。“20年了，这棵树不知道还在不在？”老院长感慨地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它！”和王院长告别不到20分钟，就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那边的老院长的开心溢于言表，“小管，在，它在，它还在中山医院，走，我们去找到它”。初秋上海，和煦的阳光暖暖的铺满大地。王院长、绿化组的沈师傅和我一起，在杂物间把完好无损的纪念碑找了出来，清洗干净，兴奋的抱着纪念碑合影。沈师傅告诉我们，由于中山医院的改建，我们当年栽下的这个松树历经了3次移植，但是它依然坚强地生存着。沈师傅带着我们来到这棵粗壮挺拔的松树前。20年了，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就像我们，从不谙世事的少年长成了单位的骨干力量，家庭的中流砥柱。



在老院长的提议下，我们将久已褪色的纪念碑重新描上金色，并集结了现在中山医院的同学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将纪念碑重新竖立在我们的这棵树的边上。

看今朝年华，皆挚友不惑，意气方遒，成熟稳健。20 年，小树苗变成参天大树；20 年，我们聚少离多；20 年，我们也在各自的圈子撑起一片天地；20 年，我们逝去了青春韶华；20 年，我们的同窗情也像烈酒愈久愈浓愈香愈醇。



10 年后、20 年后，让我们再相聚在松树下一起见证各自的成长，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更美好的未来加油。